四庫全書

史部

楊文忠三録卷二

明 楊廷和 撰

題奏後録

請崇聖學以隆聖治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為崇聖學以隆聖治事臣等聞人君之心惟在所養養之善則日進於高明君心日進於高明則治化可躋於太平矣堯舜三代之君所以養

心者必先務學學必待講而後明必資人而後成是以立師傅之官專為論道講學之職伏惟陛下嗣登大寶一月以來用人無不當行政無不宜肆小遠斥積弊一清天下聞之皆欣欣然有太平之望又聞視朝之暇端拱文華惟以觀書寫字為事外廷聞之亦皆舉手相賀堯舜之聖復見於今日只今夏日晝長閱覽章奏多有餘閒敢請日講祖訓一二條臣等直說大義明白開具揭帖或三日或五日躬侯便殿進呈以為聖學萬一之

助保武宗皇帝山陵事畢即開經筵慎選儒臣中學行純正者取經史諸書分直進講遇有疑義隨賜質問則緼於心為聖學有日新之功施於政為聖治有隆盛之美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此矣臣等下情不勝懇切祈望之至正德十六年六月初一日

請拆毀石經山祠宇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看得石經山祠廟已經多官奉詔查明不係舊規例該拆毀變賣況其所祀謂為泰山

之配尤極邪妄秦漢以後不正封號我太祖高皇帝盡行革去止稱泰山之神一洗千古之陋且山嶽英靈萃而爲神有氣無形非如世人陰陽配合生育男女可以名爲夫婦今乃搏土刻木或範五金塑像繪形藻飾丹青儼然不異生人伉儷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又况此山祠廟乃錢寧創造立廟本以祈福福未可得而禍已先臨錢寧謀反大逆已凌遲處决家口亦已連坐財産亦復抄没彼其姓名人尚羞道之矧可留其穢跡以汙輦

轂之近地哉仰惟皇上嗣大歷服以來崇正闢邪中外
臣民方傾耳拭目以觀聖政豈宜留此妖妄以惑人心
若不痛加斥絕內外臣子懷忠愛之心者必將次第論
列上累聖德所損不小臣等職居輔導知而不言且又
阿諛順旨罪亦無所逃矣伏望聖明俯納臣等所言亟
將前項祠廟聽各該衙門官員仍前拆毀變賣以滅其
跡如此則詔令之出既無不信邪妄之說又不得行一
事舉而二美具矣臣等不勝惓惓懇切之至正德十六

年七月初五日

請正大獄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為正大獄伸國法從公論以順人心事先該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惡陛下赫然震怒下之法司天下聞之交相喜慶謂是大有為之君乃有此等舉措嘉靖之治寔基於此既而法司議上再命會官詳審臣等擬票進呈俱從上改竟至寛貸聞者莫不喪氣解體以為不誅此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

靈不妥萬民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語曰上無失政下無私議殺一人而千萬人懼天下之大政也縱奸長惡而使亂臣賊子無所懲戒此行政之大失也所以科道與刑部司屬相繼言之或交章或獨奏入則議於朝出則議於巷遠臣小吏亦將有聞風而言者不意新政之初有此等舉措也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教而誅我皇祖大明律一書首之以十惡大罪不待時而決如張銳等正所謂誅不

待赦殺不待時者也堯時四凶之罪不過巧言令色治水無功而已舜帝即位先誅殛之而後天下咸服今張銳等之罪萬倍於四凶而其罰止於充軍何以服天下之人心乎姑以近日之事校之張銳等所犯與錢寧江彬相同畢真王綸等又在其下錢寧等既伏誅而張銳等乃保其首領罪同罰異使錢寧等游魂有知亦當不服於地下矣此輩縱不一一皆誅而張銳張雄張忠三人決不可赦今執奏者未已若陛下仍以有旨荅之使

紛紛之議上及於宫闈下連於左右又以罪夫臣等臣等與左右固不足惜竊恐天下之人謂陛下不忍於元惡而忍使謗議及於宫闈似亦非得萬國之懽心以事親之大孝也伏望俯納羣言即賜宸斷追回張鋭張雄張忠三人仍依原擬監後處决則大法以正而人心皆服人言可止天下傳之史冊書之直可與舜之誅四凶千古並美矣臣等不勝激切懇請之至正德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請發留中章奏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為請發先朝留中章疏以備纂修事該司禮監題稱先帝御前留下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并建言及批紅等本自正德九年正月起至十六年三月止共一千四百三本本年三月十四等日陸續交與本監及未交者逐一查送內閣本年四月十六日奉慈壽皇太后懿旨是敬此臣等看得前項章疏皆兩京府部科道等官忠誠所發一代治道所關數年以來權奸錢寧張銳江彬相繼用事曲為蒙蔽一切皆留

中不發今幸聖明嗣統光復舊章勅修先朝實録前項章疏事皆已往新政以來亦多施行不用發抄覆議俱乞發出該科徑送史舘則事雖不得正於當時猶可示戒於後世忠雖不得效於先帝猶可顯白於今日豈不足為皇上新政之助與後來臣子之勸哉今將查過見在八百六本并批紅五十六本逐年開具謹題請旨正德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請拆毁保安等寺疏

臣等看得近年以來京城内外創建寺院窮極土木侈
用金碧委係侵盜國家財用剥削小民脂膏有傷治化
有失人心至於冐請名額營求護勑甚非祖宗舊制仰
惟皇上新政之初剗弊除奸闢邪扶正此亦其一端也
所以言官論奏該部覆議皆欲將保安等寺遵照詔旨
通行拆毁其於聖政深為有助臣等擬票封進未蒙俞
允切惟前項寺院之設萬一有益於國無損於民則留
之可也奉之可也然此乃異端邪說之流瀆經亂紀上

馬無益於國傷風敗俗下焉有損於民自古聖王之所必誅而不容以並立者或以種福田求利益為説則他未暇論姑舉近日劉瑾之玄明宫錢寧之石經山亦非本欲求禍也皆身被顯戮家底淪亡而畧不蒙其庇佑焉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臣等心知其非不敢隱默伏望聖明斷而行之世道幸甚臣等幸甚正德十六年十月日

請慎命令以保新政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爲慎命令杜僥緣以保新政事
近日節該兵部傳奉旨意更換廣西鎮守廣東市舶并
提督大壩馬房守備倒馬關等處官員命臣等撰寫勅
書政令紛更中外駭異仰惟皇上臨御以來採納忠言
釐革弊政各處鎮守等項官員勤慎無過者圖任仍舊
其有黨惡黷貨壞事害人者固已屏黜更置殆盡見任
各官類皆廉靜老成事體漸諳人心已定但令久於其
任自然地方獲安今多莅事未久不聞有何過失輒復

傳旨更換舊任者料已無擾於下新任者未必盡擾於
前而乃朝夕更改徒爾滋弊長奸外議沸騰皆以為黨
緣希寵由於左右請託納賂上及宫闈不曰藩府之舊
人則曰戚里之私謁聖明新政豈宜有此臣等實痛惜
之且天子以天下為一家百官萬姓皆其臣子覆育之
下容可少私若以遠近為親踈以新舊分彼此是豈王
者至公無我之心哉先朝權幸狗私干紀幾危宗社亦
陛下之所耳聞目擊者積習既久餘風未殄正宜深懲

而痛絕之忍令恣之使復熾而益盛乎伏望聖明深懲

往轍昭示永鑒亟命兵部將前項傳奉鎮守等項官員

俱行停止原任者仍令照舊用心辦事各該勑書免令

臣等撰寫自今以往尤願皇上遵祖訓之内令體乾剛

以獨斷慎重命令詳審政體固不可偏於聽信亦不可

過於更張則國是不揺而聖治可保矣正德十六年十

二月十二日

請慎始修德以隆治化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為慎始修德以隆治化事臣等

竊惟天下之治必本於一人之身而聖德之修必慎於更新之始茲者新宫甫成而陛下入承大統安處其中所以革故鼎新迓續天命實惟有待於陛下由此日新聖德慎始圖終以延本支於百世固宗社於萬年則臣等不能不深望於陛下也所謂慎始修德固非一端而其大者則在於所親必正人所聞必正道所行必正事所發必正言伏願陛下退朝之暇静處法宫取太祖高

皇帝所編祖訓及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反覆熟玩以涵養聖心詳審治體凡百舉動必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羣臣章奏有關于聖躬切于治道者置諸座右時賜睿覽見諸施行至於左右侍從乞選老成靜重之人勿雜以憸邪狎昵之輩而凡奸聲亂色奇技淫巧皆不得導誘意嚮蠱惑聰明務使精神內固血氣凝定本源澄澈心志不移由是充養完粹德性純一則萬壽無疆永作臣民之主諸福駢集益綿胤祚之休天下後世稱治

化之隆者必首歸於陛下豈不足以追配二帝三王之盛哉臣等職在輔導無任懇切願望之至所有慎始修德事目隨本上進乞寫成牌扁懸置殿壁以備接目儆心之助

慎始修德事目

一敬天戒

人君奉天命為天子當常存敬畏之心其仁愛人君有所譴告見於災異尤當儆懼即今金星晝見冬不嚴寒

各處水旱爲災天意不和宜正心修德施惠澤除弊政以名休祥一應修齋設醮務爲禳禱之事須豫絶其端不可輕信

一法祖訓

祖宗列聖弘規大訓備載寶訓諸書而太祖高皇帝祖訓尤爲切要宜時常省閱凡事遵行自無過舉

一隆孝道

聖孝純篤三宮在上奉養之禮諒無少缺而慈壽皇太

后斷自聖心首定大策迎立我皇上入紹大統功德甚
隆一切奉事供養尤宜從厚
一保聖躬
皇上春秋甚富血氣未定務宜收斂放心保養元氣飲
食起居皆宜有節至於聲色玩好足以亂聽明惑心志
者尤宜屏絕此實享國永年之本
一勤民事
即今天下百姓艱難近京地方盜賊縱橫宜留心民隱

訪問下情大小章奏躬親省覽凡言及閭閻疾苦減賦輕徭等事須即下該部加意賑恤

一勤問學

每日視朝聽政之暇宜親近儒臣誦讀經書披閱史册講明義理考見前代某君可法某君可戒以為龜鑑如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尤為切要更宜留神熟玩

一慎命令

朝廷命令必須審處而行既行之後不宜因一人私愛

一言盡惑復爲更改使國有定法人可遵守

一明賞罰

賞功罰罪乃朝廷大政凡官賞必當其功有功者即宜加賞無功者不宜濫及刑罰必當其罪無罪者不宜濫罰有罪者不宜輕縱如此則人有勸懲紀綱振舉

一專委任

凡朝廷大臣宜開心委任推誠付託言議當理者即與施行不宜爲讒言所惑致生疑沮以妨善政

一納諫諍

凡臣下直言規諫者即是忠臣宜深加容納即與施行仍記其人姓名漸加任用若巧言媚説希圖寵幸者不宜聽信致傷治道

一親善人

凡左右前後朝夕承事必須簡任忠厚謹慎之人一切讒佞憸巧之徒不宜在側恐被引誘移易心志致損聖德

一節財用

即今民窮財盡府庫空虛邊餉缺乏宜躬行節儉凡事減省服食賞賜悉依舊典不宜妄費財物以供無益正德十六年十二月

請經筵日講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為經筵日講事去年十一月內節奉聖旨經筵日講免了到明年二月來說欽此即今嘉靖元年正月將盡天氣漸和伏乞明旨於二月初一

日經筵仍于正月二十六日起皇上蚤御便殿令臣等日侍講讀緝熙聖學以弘政化臣等不勝幸甚嘉靖元年正月

請節省供應疏

題為節省供應事臣等切惟理財之道固必損于上而後益於下人臣之分尤在先其事而後其食今天下財用日竭所在倉庫空虛朝廷之日用雖有常例而每苦於浮費之難繼府縣之歲辦雖有定額而每苦於積欠

之難完是以在京諸司屢以缺用上聞催徵下督若必
如數觧納則民生益至窮困臣等猥蒙任使職在輔導
恨無濟時之策每懷竊禄之慚為今之計惟力行節儉
盡去浮冗而後國用可足民力少寛且如臣等日食厨
料已為甚多近以纂修倍加支給日用之外尚有餘剩
盖該寺止據舊例以為當然不欲裁减而臣等自揣功
不稱禄心實不安况聞牲口價銀拖欠幾及數萬若復
因仍冐昧貪取苟得豈先事後食之義哉伏願聖明

俯察愚悃特諭所司將臣等及翰林春坊五品以上官員日給酒飯減去十分之五俟財用充裕之日別為議處惟不失國家待士之禮庶可免臣等饕餮之譏且一事之省必有一事之益一分之寛必受一分之賜未可以為所減不多而無補于時也更望上自宮闈達于監局凡百冗費痛加裁抑古人有言所省者一即吾之一所省者二即吾之二數年之後積少成多轉貧而為富不難矣臣等無任激切懇悃之至嘉靖元年二月

論大婚詔諭疏

前日司禮監官傳示聖意以大婚選到女子進宮揀選欲令欽天監擇日來看臣等擬撰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進呈昨日又聞聖意欲懿旨出自壽安皇太后臣等心竊未安蓋聖母昭聖慈壽作配皇考孝宗母儀天下將四十年去歲首定大策有安社稷之大功陛下入繼大統奉聖母之命而行也壽安皇太后興國太后加上尊號奉聖母之命而行也大婚遣官分行選擇又

奉聖母之命而行也必出於此然後名正言順協于公論令一旦改易衆心未免驚疑恐致天下紛紛之議臣等職在輔導不敢不以上聞伏望俯從臣等初擬庶幾事體穩便不至虧損聖德臣等不勝懇切之至嘉靖元年八月初六日

論大婚詔諭第二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連日司禮監官傳諭聖意以大婚禮取到女子赴宫簡選欲從壽安皇太后傳旨臣等

疑而未安已具揭帖言其不可未蒙俞允切惟大婚所
以正人倫之始延宗祀之慶關係匪輕豈可有一之不
慎去年宣諭禮部舉行今春分遣司禮等監官員選取
皆由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誥諭在廷之臣皆知之天
下之人皆知之夫何今日傳旨遽欲改從壽安而不由於
昭聖慈壽事既不歸於一禮復不出於正其何以昭示
中外乎盖昭聖慈壽表正宫闈母儀天下乃正統之所
在陛下嗣登寶位上承孝宗武宗之統名為昭聖慈壽

之子安忍貳其志而違於禮乎况陛下身爲聖子神孫
人孰不知爲壽安之所自出陛下尊尊親親之道固能
知所自盡誠不係於懿旨之行否以爲輕重也但今仁
壽殿前設有武宗几筵外人不宜輕入合無是日請聖
母暫御仁智殿選視畢仍引赴清寧殿選視以全大體
倘聖意猶有未快乞召臣等至便殿面賜商確務求事
體穩當毋貽天下後世之譏臣等不勝幸甚嘉靖元年
八月十二日

論宣諭順天府官疏

具官臣楊廷和謹題今日朔旦恭惟皇上遇災知懼避殿御門以示謙抑之意又令順天府官宣諭都內百姓遵守法度綸音清徹竦動班行臣等仰見皇上敬天勤民拳拳如此傳之天下書之史冊足為美談實宗社蒼生之福也尤願皇上始終此心則聖德可以比隆堯舜而唐虞之治復見於今日矣臣等不勝慶忭仰望之至

文華後殿致詞

八月二十八日日講官祭酒臣趙永講論語首章未及終篇而退皇上特遣太監扶安慰諭再三明日講罷臣楊廷和等致詞稱謝云講官趙永昨日講書遲悞欽蒙皇上傳宣慰諭臣等不勝感戴叩頭謝恩又奉聖旨卿等宜安心辦事不必介意欽此臣楊廷和等遂舉手相慶而退時講官諭德臣溫仁和臣董玘校文兩京侍讀臣徐縉以丁憂去惟諭德臣李時一人在列永初以是日受命進講在文華後殿中前此身未嘗到至是叩頭

面見訖入班甫定即趨至講案前敬愼太過以致稍久接續再承温旨乃知皇上體恤臣下其仁愛一至於此

請免齋醮疏

臣等竊見道士陳應循李雲容當先朝權奸亂政之時夤緣依附蠱惑上心新政之初當與番僧人等同加誅戮於時止將眞人封號革去得保首領已為失刑而近日以來不知有何夤緣復圖進用肆無忌憚首欲壞亂新政漸不可長所以該部據理執奏臣等擬票欲

行拿問明正其罪庶幾奸人有所警畏異端邪說不至復用陛下清明之治可以保而不壞伏望斷自聖心俯賜聽納再照僧道人等修齋設醮實以售其欺妄之說濟其貪饕之欲而於國家政治畧無所補人主福利畧無所增唐虞三代之時聖君賢王享有眉壽或至百有餘歲皆以修德節慾致之其時未嘗有仙佛之教也未嘗有祈禳之事也後世如梁武帝最好佛法而乃餓死於臺城如宋徽宗最好道教而乃受辱於金國則二教

之不足信可知矣近聞各宫因正景命傍景命修建齋醮每月凡四五次每年不下六十餘次齋供賞賜費銀數千餘兩耗有限之財供無益之用殊為可惜更願鑒梁武宋徽之失法堯舜三代之聖如前無益齋醮一切革免惟日以敬天勤民節財省費為先則聖壽自延國本自固此祈天永命之實務也伏惟聖明留意幸甚臣等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請給賞進貢人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爲遠人進貢事照得四塞人員來朝到京例有筵宴賞賜及關領勑書應該禮部主客司掌行必須依期打發免致在館守候一則體其懷土思歸之情一則省我日逐供應之費况人情詭詐難以防範恐延住日久探聽事情致生他虞不可不慮近該泰寧等衛都督孛來罕等差頭目塔卜歹等二百六十四員名各備馬匹赴京進貢禮部於八月十五日題准給與賞賜其回賜加賜在衛都督孛來罕等綵叚表裏等件例合請勑付塔卜

歹等領去給與加賜把兒孫綵段表裏等件亦關付夷人哈剌乃領齎前去交與備載給賜花當勑内所據前項勑書進稿批紅及譯寫番漢字樣動經數日方可行出查得該司請勑手本延至九月十七日方纔送進自題准關賞之後已過一月不無怠緩悮事合著該部查究督責今後各夷到館務要依期發遣免致羈候日久有傷遠人之情以全大朝之禮嘉靖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請免提問查勘草場官疏

臣等看得鎮撫司題參給事中閻閎御史曹嘉主事李崧祥查勘草塲違法事情要行提問隨該科道官交章論辨以為該衛設計阻撓勘官欲乞究治仍令閻閎等照舊查勘二本適與鎮撫司本同日進入俱該司禮監發下命臣等擬票將閻閎等提問且以科道官回護鎮撫司漏泄事情欲令罰俸回話臣等議擬數次未蒙俞允竊照閻閎等查勘草塲行事委有過當但其遵奉勅

書惟欲事情明白跡涉于刻意本為公既該鎮撫司參
提朝廷自有處置各該科道官却乃不俟明旨輒便具
奏煩瀆罪以回護亦不為過但優容言官自是朝廷盛
德之事其與鎮撫司進本同日者盖因齋戒將近亦偶
然耳仰惟皇上登極以來釐革弊政開廣言路天下臣
民方稱頌之不暇前項舉措關係甚大臣等不容緘默
合無將閻閎等免其提問量加罰治科道并鎮撫司官
特賜寛宥并其餘俱如臣等所擬斯於聖德聖政兩無

所損矣臣等不勝幸甚嘉靖元年十月初八日

請保和聖躬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臣等今蚤該司禮監官傳云聖躬已就康泰將出視朝臣等大小臣僚曷勝歡慶仰惟聖德懋隆天心眷佑固宜蚤遂勿藥然臣子之心猶有不能不過慮者蓋人之一身必血氣堅定精神完固然後為安雖在平居之時動靜食息皆有調養之道況當平復之初值此隆寒之日尤不可不加慎也伏望皇上

念一身為宗社臣民之主順時保愛倍加慎重興居有期飲膳有節和以適體靜以養心但凡快意適情之事皆宜節省至於宮中不急之務無益之作一切停止不必上下聖慮庶幾調攝專一太和保合而迓承福履於無疆矣臣等無任忠愛惓惓之至嘉靖元年十一月

請齋戒禱雨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近因畿内之地一冬無雪將來農事可憂皇上軫念民窮特勅禮部擇日齋戒祭告祈

禱乃以本月二十二日為始皇上朝罷遂致齋于文華殿是日即見雪霰微落今二十三日自晨至晡雪落未已百官萬民無不欣躍稱頌以為我皇上一念誠敬之心感格上天神速如此明春農事猶有可望但今年自秋無雨至冬無雪土脉乾涸必得盈尺之雪庶為豐年之兆尤望皇上益堅睿志敬天勤民恒存於念慮之間不使有一息之或間則聖心純一天意昭孚和氣瑞應將駢集于今日矣伏望聖明留意嘉靖元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

請講學勤政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竊惟人君之治天下其所當務者有二焉曰勤政曰講學而二者之中講學尤爲急務蓋人君之政實由一心而推心苟不正則發於政事必有不當於理者况一心之微衆欲攻之人君居崇高富貴之位在深宮獨處之時所以娛耳目惑心志者雜陳于前皆足以爲政事之害一有所好而不知察則始焉

雖勤終必流於荒怠而不能自制矣惟勤於務學日以
聖賢義理涵養本原不使之昏昧放逸而又究觀古昔
治亂興亡之故隨事省察惕然驚懼然後心無不正政
無不善而天下可保其常治也仰惟陛下即位之初頻
御經筵講明聖學天下臣民得於聞見者莫不私相慶
幸以為堯舜復生欣欣然有太平之望蓋以為陛下心
存務學則必能明義理屏嗜欲以端為政之本清出治
之源何患於政事之不修明治道之不隆盛哉然去秋

罷講太監今春出講太遲人心未能無始勤終怠之惑
臣等叨處禁近職在輔導自侍朝數刻之外不得瞻奉
天顏無由少效忠悃亦甚愧焉伏願自今以後時御便
殿容臣等率領講官日執經史敷陳治道以仰裨聖性
之聰明至於宮中無事復取既講之書反覆玩味期於
貫通浹洽不徒以空言視之將見講誦之樂自足以易
玩好之娛規警之益自足以遏怠荒之念所以延宗社
無疆之慶所以答臣民望治之心實在於此臣等不勝

懇切伏惟聖明留意天下幸甚臣等幸甚嘉靖二年二

月

諭修省勅諭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近因風霾災異臣等仰承聖意

撰擬修省勅諭具稿進呈伏蒙批添其先年親臨戰陣

斬獲外寇并流賊功次曾經覈實的兵部查看來說二

十八字臣等看得前項軍功俱係正德年間冒濫人員

仰惟皇上登極之初特詔查革中外臣工方歡忻鼓舞

稱頌聖德今未及二年乃欲遽令兵部查看非惟大拂舉朝公議抑且上違累朝彝典不但不能弭災而反有以召災臣等豈敢阿意曲從以得罪於天下今仍將原擬封進伏望聖明嘉納亟賜批行則明詔不違而聖政益光矣臣等不勝惓惓仰望之至嘉靖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請慎選左右速停齋醮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為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聖

德事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

善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奸

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妄之説何從而生

臣等先於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閒已嘗具啟請于昭聖

慈壽皇太后乞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

膳房茶房殿内答應掌宫侍衛牌子等項人員逐一隊

選老成重厚愼密小心之人以待陛下任使其曾經先

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即蒙懿旨施行曁陛下登

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絶又條奏慎始修德十二事寫成牌扁懸置殿壁其一事謂齋醮禳禱必須豫絶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修設齋醮恩寵賞賚過於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駭推求其故皆因先年壊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陛下不察悞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壊事非止一端至于今日猶以齋醮一事試探聖心夫齋醮

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纍繫金國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只如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大慧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

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竄
家底敗亡畧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
足信也明矣夫何譊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祖宗法度
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闈之內修建齋醮萬乘之尊親
莅壇場上惑宸聽下誑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求
災患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
何不誦一經念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隷山東河南
流賊往來焚刦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

乎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况陛下

親蒞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

設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賙窮困正道

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於彼則必不繫於此邪說既入

聖賢之經訓自疎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其為陛下聖德

之累不少非止虧損聖治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

導陳善閉邪培養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

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于廷以為不

如是則不足以聳動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上塵伏望
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蠱惑
誘引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黨緣阿
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命禮部查訪在外寺
觀同惡相濟表裏售奸僧道一體治罪又命光禄寺備
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米麪蔬果等數又命內庫查報
各該人員貴過襯施銀兩等物各開數進呈究問追奪
以杜冒濫更乞大施乾斷於凡無益齋醮一切停免惟

日以敬天法祖修德保身爲先務則聖治益隆聖壽自
延而聖德愈光所以綿國祚于千萬年而無疆者端有
在於是矣臣等不勝忠懇仰望之至嘉靖二年閏四月
初一日

請一法令以息羣議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爲一法令以息羣議事近日巡
城御史劉𣰰題參并工部作頭宋鈺等具告被革投充
軍匠李陽鳳等擾置科斂事情已該刑部將各犯行提

到官問理間續該太監崔文題節奉欽依宋鈺李陽鳳等等送鎮撫司打問既而刑部尚書林俊等具奏要將李陽鳳等仍從本部問理復奉欽依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臣等聞之切恐法令不一異議紛起有傷治體大為聖德之累夫朝廷設三法司衙門凡大小刑獄之事皆其職掌間有機密奸宄重情則令鎮撫司追問及其問畢俱送法司擬罪發落此乃祖宗舊制行之百餘年法有定守事咸歸一莫之敢變未有法司提問

人犯事未歸結而復改送鎮撫司問者盖雖正徳年間
權奸亂政亦無此事今聖政維新可復有此舉措乎且
其事之虛實罪之輕重自有公道固不容以一人之私
而遂廢天下之大法也今林俊等特具奏本至以去就
為决盖欲以此感悟聖心正其法守亦甚不得已之情
也皇上若加省覽則其是非可否必能洞見而聖意於
此猶未釋然者豈鎮撫司可信而法司獨不可信乎况
前日崔文之本不蒙發下旨從中出臣等既未得與聞

昨林俊等之奏臣等擬票欲將各犯俱送法司究問而不復商確徑從中改豈一人之言可聽而衆人之言顧不可聽乎此事甚微所損甚大臣等心知其非不容緘默輒敢冒昧言之伏望聖明俯賜鑒納亟將李陽鳳等并陳泰等仍令法司一併問擬自取上裁庶幾法令均一事體允當而天下之議自息矣臣等不勝惓惓之至

嘉靖二年閏四月

論修蓋皇親第宅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臣等竊惟都督同知陳萬言以椒房至親屢有明旨欲與修蓋房第工部不即奉行委係違慢以致觸忤聖心下郎中葉寛員外郎翟璘於獄尚書趙璜等自知有罪踧踖不安但原其遣官至皇親處請問之情亦是彼此商量欲要事體穩便非敢欺慢況葉寛翟璘述其堂官之言前去請問初非有意唐突臣等竊意皇上一時震怒因有拏問之旨諒天威少霽必不深加譴責所以未即有言今科道等官連章論說

誠為煩擾臣等已遵聖諭擬票詰責然聖政惟主於寛
仁聖德尤在於納諫臣等職在輔導荷國厚恩豈可默
默不言忍使堯舜之君德政有一毫之闕伏望俯從衆
論特下明旨將榮寛瞿璘即賜釋放房第聽該部次第
修蓋則雷霆之威既足以警有司之怠弛而天地之量
尤足以致羣下之感孚臣等無任拳拳忠愛之至嘉靖
二年七月二十日

請建問谷大用䟽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臣等今蚤文華殿進講之後伏蒙特賜宣名得親御座商畧大政仰瞻天顏和粹溫潤俯聽玉音從容委曲真大聖之資帝王之度臣等何幸得備任使而遭此休明之運荷此希濶之恩退至內閣更相慶忭以為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竊惟聖明所論御馬監草塲地土錢糧仍聽本監管理原差踏勘太監李璽等免其提問俱已仰遵聖意票擬施行惟谷大用竊弄威權蠱惑先帝假勘地之名混占產業莊田至一萬

有餘頃侵欺子粒官銀至百萬有餘兩利歸私室怨及
朝廷情罪深重神人共怒必須從公究問然後國法可
彰聖諭以為地土乃祖宗之舊制然額外有所侵占以
剥害小民致其嗟怨則非祖宗設立之初意也聖諭以
為踏勘奉先帝之成命然歷年有所侵欺以饜飽奸貪
私於一已則先帝亦不得而知也自陛下即位以來查勘
見於詔旨官已三更今草場之界額既明大用之惡狀益
著若不明正其罪何以警戒將來況今水旱相仍人民

十分饑困追其所侵贓銀之半足以少備賑濟之需與其積於一家以利蠹國之盜臣孰若散于窮民以溥朝廷之恩澤伏望俯納臣等之言以正清朝之法將谷大用提問追贓則可以平人心之怨憤可以彰天討之至公天下幸甚臣等幸甚臣等無任忠懇激切之至嘉靖二年九月十八日

請賑濟災傷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奏為急處重大災傷事竊見今年

以來四方無不告災而淮揚廬鳳等府滁和徐等州其災尤甚臣等詢訪南來官吏備說前項地方自六月至於八月數十日之間淫雨連綿河流泛漲自揚州北至沙河數千里之地茫如湖海無處非水沿河民居悉皆渰沒房屋椽柱漂流滿河丁壯者攀附樹木偶全性命老弱者奔走不及大半溺死即今水尚未退人多依山而居田地悉在水中二麥無從布種或賣鬻兒女易米數斗偷活一時或拋棄家鄉就食四境終為餓殍流離

困苦之狀所不忍聞臣等竊惟各府州處南北之衝為要害之地聖祖之創造帝業實以此為根本江南之輸運錢糧實以此為喉襟況自古奸雄啓釁召亂多從此地若不急議賑恤深恐冬盡春初米價愈貴民食愈艱地方之變殊不可測蓋小民迫於饑寒豈肯甘就死地其勢必至棄耰鋤而操梃刃賣牛犢而買刀劍攘奪穀粟流劫鄉村雖冒刑憲有所不顧嘯聚既多遂成大盜攻剽不已且有逆謀於是欲掐之則法廢而人玩或未

必從欲剿之則兵連而禍結或未必定貽害不小善後

實難孰若思患而豫防或可潛消而默解臣等嘗伏讀

聖祖之訓有曰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深憂憂

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所憂者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

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風雨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

豪傑或乘隙而起國勢危矣此蓋我祖宗保有四海之

心法也今前項重地有此災傷陛下尤當仰體祖訓深

加憂念恤民生以固邦本乞勑戶部會集廷臣講求賑

救之方各衙門一應歲派額辦錢糧在此地方者俱宜暫從蠲免庶幾德澤下流人心感悅未死之民得延其殘喘未萌之變可保其或無矣嘉靖二年十月

請處決重囚疏

臣等看得刑部本内題稱欲將會審過重囚何明等速正典刑一節切惟天道有生長而無肅殺則不能以成萬物人君有德禮而無政刑則不能以治萬民蓋人君奉天命以治天下其道不得不然也前項囚犯俱係叛

逆奸黨強盜人命等項重情中間如李琮等黨比江彬同謀反逆罪大惡極神人共憤乃常赦之所不宥者已經多官累次會審情真該三覆具奏所宜速正典刑以上順天道下快人心今乃無故連年不決致緩天誅其何以示天下之大戒乎陰盛陽微災異迭見未必不由於此雖曰天子以好生為德然惡者不去則善者不安去惡人正所以安善人大學所謂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正此意也且我朝祖宗以來每歲秋後處决重囚成

憲具在百五十餘年未之有改先朝武有一二年不决
囚盖因當時偶有妨礙如上年孝惠之喪暫爾停刑猶
之可也况當時罪人豈有黨逆如李琮之所犯者乎近
者科道官連章舉奏臣等擬票欲照前旨處決未蒙俞
允令法司又以爲言伏望皇上俯從衆論仰守舊規大
張乾斷仍令所司將前項重囚押赴市曹處決以懲亂
逆以彰國法天下幸甚嘉靖二年十一月初一日

請停止織造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爲乞憫念地方災傷重大停止差官織造事先年各處織造内臣仰惟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稱頌聖德不已近者不意一時悮聽内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命臣等撰寫勅書臣等看得南直隷蘇州并松江常鎮等府浙江杭州并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澇相繼災異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糧不能辦納尚要奏求蠲免

若又差官織造一應物料工匠何從出辦撥給非惟逼迫逃亡抑恐激成他變又况經過地方淮揚等府邳徐等州見今水患非常高低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田土盡被渰没百里之内寂無一爨之烟流徙死亡難以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餘文有經數日賣不能得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者各該地方官員奏要賑濟該部爲因公私匱乏錢糧無從出辦方且晝夜憂惶計無所措自

今至於麥熟之時尚有數月各處饑民豈能俯首枵腹坐以待斃其勢必將起而為盜傳聞鳳陽所轄泗州地名洪澤饑民聚集舟中者已不下二千餘人刧掠過往客商船隻莫敢誰何所聞果實未知何日始得勦平將來事勢尚有不可預料者臣等職叨輔導實切驚懼其所有前項勅書臣等決不敢寫伏望皇上俯從六科十三道各官所言憫念地方災傷重大收回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宗社生靈不勝慶幸如果袍服缺乏止照

工部題覆著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應亦不至於有悮矣伏惟聖明留意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請停止織造第二疏

具官臣楊廷和等謹題為懇乞憫念災傷窮民亟賜停止差官織造事近該臣等奏乞免撰差官織造勅書節奉聖旨官已差了再不必具擾執拗欽此臣等一聞此旨相顧驚愕備員大臣素蒙體貌不意聖明一旦有此

在朝羣臣亦皆彼此駭歎謂雖正徳年間亦未見批答
内閣題奏有如此㫖意者臣等固當引身求避以明不
可則止之義但展轉以思不能無庶幾改之之望若以
具擾執奏為嫌而乃悻悻然見於其面非臣等之所宜
自處也臣等豈敢以此擾陛下哉恐災傷窮民不堪織
造之擾千百成羣起而為盜賊以擾天下也亦非敢固
執已見違拗不通也執祖宗之法欲望陛下遵而行之
以保宗社勿與天下公議大相違拗以取後世之譏也

今臣等言之不聽九卿言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皆不聽獨二三邪佞之言聽之不疑陛下獨能與此二三邪佞之臣共治祖宗之天下哉聖旨又謂織造係累朝事例臣等考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累朝並不曾差官織造雖成化弘治中間一行之亦非朝廷美事憲祖孝考恤民節財聖德善政非止一端陛下皆不取以為法乃獨舉此不美之政以為事例此豈可以事例言也方陛下登極之初嘗傳旨欲更換廣西鎮守廣

東市舶并提督大壩馬房守備倒馬關等處及看守康州府珠池各項官員臣等先後具題俱蒙俞允停止各官不差勅書俱免撰寫海内之人方傳頌聖政之美何故今日織造一事乃獨不蒙嘉納且特降前旨雖出御筆親批決非司禮監所敢議擬不知撰寫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我祖宗朝一應批答皆由内閣擬進惟正德年間權奸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營求御批以濟其貪私者新政以來不曾明正其罪遂令此輩邪佞小人敢

於今日復蹈前車覆轍其心惟欲蒙蔽蠱惑以圖身家富貴不顧生靈休戚社稷安危陛下何忍墮其奸計壞祖宗之法度哉祖宗天下至正德間幾至傾覆仰賴陛下再造乾坤轉危為安中外軍民始獲稍甦然國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等年百尚不及一二今日豈堪再敗壞邪興言及此可為流涕臣等決不敢撰寫勅書以重悮國殃民之罪伏望陛下俯垂鑒察停止織造官員不差仍乞命司禮監官將前項蒙蔽蠱惑邪佞小人逐一

查出斥逐在外不使仍前奉侍左右以杜後來亂政壞
事之漸實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臣等不勝惓惓忠
懇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聖旨卿等所言具見忠
誠愛君恤民至意宜安心辦事但官已差了寫勅與他
著安靜行事不許分外擾人該衙門知道

楊文忠三錄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楊文忠三録卷三四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吳錫麒

謄録監生臣陳汝光

楊文忠三錄卷三

明 楊廷和 撰

視草餘錄

鄭僖王薨世絶東垣繁昌二郡王爭襲繁昌以兄終弟及為辭東垣謂其父與繁昌俱僖王之弟其父行四繁昌第九奏上召府部臺諫集議東角門衆相顧莫先發予曰是當如武官襲廕例衆皆以為然于是會奏請以

東垣進封然親王世絶進封之例祖訓亦未之及也
寘鐇作亂時副總兵楊英遊擊將軍仇鉞俱領兵在外
朝廷因命楊英鎮守寧夏仇鉞副之尋聞仇鉞還寧夏
朝廷疑其與寘鐇合亟命司禮監至東閣召府部科道
官議之皆欲追回勑書予謂勑已發二日追之必不及
鉞之謀或者欲入為内應以待外兵之至未可知也欲
為内應而我疑之彼將得以為辭是為寘鐇益黨也使
鉞果與寘鐇合其舉事又何假于勑追奪之徒堅其從

亂之志耳且鉞世官也受朝廷恩最厚聞茲新命安知不悔而改圖耶又安知寘鐇不因而疑之以爲責已而自誅之耶遂不追未幾奏至仇鉞果以計擒斬諸反者

雲南夷奏蒙化知府不法事時逆瑾用事欲差錦衣衛官校械繫來京西涯心知其不可然議擬問猝未有以應也予曰朝廷治遠人與中州殊雲南又遠在荒服外易于生變土官世祿相傳已久欲拘繫之恐未必可得徒損威重急之或逃避山澤或賊害詒使或潛結交阯

為變後忠將奈何况土官貪淫暴虐自其常事但不為亂足矣此奏只須下鎮巡勘報耳西涯深以予言為然未幾交阯移文雲南言彼國人有逃入中國者欲發兵萬餘人假道臨安捕之且云將来除道言甚張皇會分守金齒太監張辰以貪暴激變地方幾為土人所殺諸司禮至閣中言曰雲南險遠易變前日楊先生之言果然何以能料事如此焦泌陽曰楊先生往年曾到雲南親迎故知之予笑曰載籍所紀數千年事今皆知之豈

一一親歷其地親見其人耶直以義理裁之耳
初聞寘鐇之變予謂西涯宜請聖旨榜文慰諭慶府諸宗室及寧夏之人泌陽以為黃河之舟盡為寘鐇驅至西岸兩地隔絕即有榜諭誰與傳之予曰今日之事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苦為寘鐇所脅人人自危若無以慰諭其心彼將謂朝廷盡欲誅之毋乃爲寘鐇樹黨邪言之再四皆為泌陽所抑又明日西涯乃請于上而行之後聞榜至寧夏遠近大悦久之檢閣中舊稿見宣德中

征漢府亦有榜諭之文蓋事體不得不然也

泌陽脩怨于彭文思將移之江西一省會萬安舟子盜殺交趾進貢夷人因嗾逆瑾窮治其獄并奏減江西科舉額數禁江西人不得為京朝官又謂王安石禍宋吳草廬仕元欲追榜其罪于朝堂逆瑾主其言一日來閣中議之予謂王吳皆往事舟子殺貢夷自有王法今偶因一時一事遂有此舉動恐駭四方聽聞瑾謂出榜朝堂前代亦有故事予曰此非盛時事恐傷朝廷政體為

主上聖德之累瑾盛怒色變予復從容言之其事竟中止

正德四年夏京城訛言有旨城内外官民家及各寺觀停寄棺柩盡令焚燬寡婦守節者無少長皆令改嫁遠近驚疑奸人亦有乘之刼奪者予聞之亟請于上傳旨都察院禁約仍命緝事官校訪察訛言遂息孝廟實錄焦泌陽與總裁之列故與萬文康彭文思有怨每言及彭輒俚語大駡甚至移怒于其鄉人予謂王守溪此老

似于萬稍恕守溪笑曰先生在故耳至書將成藉以報
復置所厚三二人于內閣東偏所不合者一一屬之作
傳而授之意極其詆誣如謂文康于皇親萬通為僚壻
其妾常出入禁中大抵皆誣罔之言諸名公卿但異己
者盡枉其是非而為之辭所私者悉為溢美不復顧忌
西涯守溪見之怫然謂此乃萬世之是非非一人所得
私也初亦相與辯論久乃益厭泌陽又私以告之逆瑾
今日入瑾耳明日即出瑾口信之甚篤予知不可口舌

爭不復省視西涯曰此職史也瑾誅後欲請于上重脩之予曰重脩恐致紛紛西涯曰先生忘表中之言乎是曰是非曰非豈得專于獨見疑傳疑信傳信庶以備于將来予為此表時意正在今日也予曰一時人才大賢大奸如黑白之在人耳目者自不可枉其餘中人上下者恐不必傳傳亦無足為輕重公閒中着述時一白之曰賢者如其其為泌陽所誣不賢者如其其為泌陽所右一字褒貶自足取信後世異日脩史者亦自能改正

至嘉靖初言官果有以重脩孝廟實録上請者予與總裁諸公亦時以告之諸史官使隨事辯白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容泯也

正德五年八月十三日劉瑾既收下獄内外多所連逮被逮者輒封其門差出官校相望于道十六日諸司禮同至閣中予言逆瑾亂政挾天子之權所謂狐假虎威天下誰不畏之況諸監局官同在禁内朝夕相接安得不曲意事之若槩以為交通恐人人自危肘腋之間不

可不慮果有罪惡顯著者下法司鞫問明正其罪而後籍其家安能逃乎予又言首惡既除附麗之徒去其太甚者可矣諸司禮皆曰先生之言是也自是封門者少人心稍安又數日散本官王奉持二軸來令寫勅乃秦府兩郡王壽劉瑾詩也皆泥金書稱瑾連用兩公字王傳諭上意謂以金枝玉葉卑諂如此勅中務要重加切責欲坐待閣中西涯云且回至門上即時有稿進呈謂左順門也送至階下予語西涯須熟思之此勅一下宗

室疑懼者多矣因要王復坐予云劉瑾專政各處宗室或請名請婚請封或請祿米誰不有求于瑾此軸秖據搜出者朝廷見之以為天潢之派而稱瑾如此是誠可罪但其初意不過媚瑾以干恩澤耳當其時瑾為司禮掌印所媚者太監也今反賊矣以宗室與反賊交通彼一念及于此或將自裁豈不傷天下宗室之心昔漢光武尚欲安王郎反側之黨今聖明顧欲動天下宗室之心耶王云然則將何如處予曰焚之以滅其迹不獨此

耳凡瑾私宅搜出問遺私書之類當一切焚之以釋羣疑以安人心王曰果如此便寫揭帖進乃先持二軸去西涯遂進揭帖云云明日問之則云已不行矣

正德六年四月十二日日講罷臣東陽臣廷和臣儲叩頭訖上面諭曰文選事委吏部武選事委兵部天下大事先生每主張東陽未有以應廷和恐太遲對曰臣等不才有負委託東陽云臣等欽承聖諭敢不勉强以副聖意又叩頭訖上就御案取書一冊付張司禮永永以

授東陽乃是年㑹試錄也永云起来看東陽遂捧之以出至殿屏間展閱之旁有箋註小票皆指摘程文中疵病東陽欲將至閣中廷和曰就此閱畢可遂納上永問如何皆無以應出左順門予語西涯曰此錄若將至閣中便有形迹以言語文字罪人非聖明事况科場文字乎西涯厚齋皆曰先生之言是也箋註者意不過爭進耳竟為終身口實云

是日退朝後復宣予輩入張司禮永等俱至閣中言刑

部主事宿進建言忤旨上怒甚欲宣至玄武門山子前親鞫之西涯曰後生狂妄言事要名若重罪之秪成其名耳不如寛之張曰上怒且不測予問已至山子前否張曰使校尉索之不在衙門亦不在家不知此時到否諸司禮又言上欲見三先生面言之予微聞上已被酒因向西涯云暮夜恐非見君之時張曰若不見須擬旨進我輩好奏也予又贊于西涯曰我輩不知本中所言何事豈可輕率擬旨但望諸公從容救解庶于聖德無

損聖政無虧也張曰上意難觧予曰難觧而能觧之方見諸公扶持大功頃之聞進已宣至錦衣衛直房予心私喜以為進至此易為言矣復告張曰望諸公千萬極力調護務保全伊性命毋汙朝廷玉堦地也時聞上坐于午門内予輩亟趍出循東廊而行尋聞杖之五十送戶部發田原籍為民至深夜予令夾江舉人毛亨密語進云善自保愛毋多言也明日遂抵灣中登舟亨進之姻家也

流賊劉七齊彥名等作亂馬都御史中錫張惠安偉督兵勦之久無功至正徳六年八月初改命陸兵侍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上召臣東陽臣廷和臣儲至左順門内上南向立問曰賊在東而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完等令東如何臣東陽等對曰甚當且行未遠一二日内可至臣東陽復奏曰賊船在水奪自来送死官軍併力擒之不難但恐人心不齊向来累失事機正坐此故今官軍在北宜亟勅

東南諸將官嚴謹隄備以防奔逸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臣廷和奏曰盜賊充斥臣等不能運謀設策致厪聖慮俱合有罪上曰只用心便是慰諭令退臣東陽因奏曰臣年衰多病累㳯乞休未蒙矜允即今勉強供職稍待事情寧帖再當陳乞臣廷和遽奏曰今已愈矣上復加慰諭命賜羊酒因叩頭出

七年京師市易用夾銅錫錢極薄小以二折一謂之倒好張司禮永奏禁之止許用肉好完者每銀一兩市錢

七百文其意本以利民也一時射利之家競收舊錢藏之專用新錢于是物價騰貴貧民失業怨聲載道予因擬旨奏上令都察院榜諭聽民自便明日遂定時西涯在告

京城訛言有旨選民間幼女內之禁中遠近惶懼將未出幼女子一槩婚配奸人至有持一帕入人家徑欲迎去者輿夫為予言之驗問果然因請降旨禁約仍令緝事官校根究造言之人其事頓止時西涯在告

順天府霸州民王豸以妖術惑人張司禮永令人密捕之以奏法司鞫之致其法謀反予執不可謂未有反狀坐以妖言則情罪當矣時外廷微聞欲加張侯封議者籍籍公卿間皆以為難處一日諸司禮來閣中傳諭上意具言王豸手文成字有異相張能消變未形功甚大宜重加褒賞予應曰是不可不褒諸司禮曰何以褒之予曰寫勅奬勵多加祿米可也諸司禮不然謂上意欲進封爵予曰我朝官制太祖高皇帝所定載在祖訓內

監局官止于四品未有加封爵者范太監璟曰劉馬侯故有例予曰劉馬侯為誰自來未聞此號止聞先年太監中有劉永誠者歷事累朝七十餘年出入中外多効勞勩又久在御馬監掌事京師人因號劉馬太監未嘗封侯卒于成化初年岳翰林正曾與銘墓岳公文集類博稿可考也其姪子聚乃為將官鎮守地方以功封寧晉伯非永誠自為也今可從寧晉伯劉福家取誥券來看復就閣中檢類博稿相示銘中載永誠曾出征烏梁

海及亦集乃瓜沙等處擒其酋長斬獲數萬功伐顯著諸司禮讀之有首肯者范曰在古亦有之予曰漢時一日五侯非盛世事宋童貫至封王爵後竟何如范曰可下吏兵二部令多官議之予曰張公奏誅逆瑾靖寧夏之亂功在朝廷天下皆知之恐不假此為重若多官會議誰敢阿順上意變亂成法自取重罪必將正言極論形之奏牘揚于大廷傳之天下似非所以為張公寵也時張亦同來皆怏怏而去既退予因張所厚密諷之謂

此舉在朝廷為異恩在公宜力辭乃見勞謙盛德明日
奏下閣中擬旨寫勑褒諭歲加禄米四十八石賞綵段
五十表裏姑慰其意張上疏辭謝一無所受外議始定
未幾張為丘太監聚所訐出居私第謂所厚曰今日始
知楊先生前日愛我之厚也時西涯在告
正德七年冬陝西按察僉事趙應龍為廵按御史劾奏
贓私無筭散本官傳旨以應龍事榜諭天下予謂應龍
果如御史所奏罪不可赦但未經覆勘恐無以服其心

言之累月予迄不變又數月太僕丞張鑑亦為巡撫官劾奏贓罪散本官復傳旨申前説欲并寫勅諭内外諸司予應之如前言之亦累月諸司禮使人来言曰内閣不寫勅豈謂我輩不能寫耶予笑曰寫勅易易耳顧此二事見在行勘待勘報至得其情罪以示天下庶幾人心服而法可行今不待勘至即據所奏勅下若後勘報萬有一不如所奏王言豈可改耶况内外諸司官賢否不同朝廷南面臨羣臣一一以贓官待之賢者豈能自

安耶既而勘至所奏皆虚予亦不復致詰也會九年春朝覲考察乃于八年十二月中擬勅稿進令府部諸司各申諭所屬勉脩職業云

正德九年六月初聞上不豫問之散本官皆云不知數日後外議訩訩九日早予輩入朝亟問之散本官盧明應如前予忿然曰我輩為朝廷大臣君父有疾而不知尚可居此位乎皇上乃宗社神人之主有疾司禮監當與我輩同往問安率御藥房官診脉進藥脉主某病藥

用其方明白開具揭帖一紙進御一紙留司禮監收貯事體方便今皇上偃卧豹房兩宫聖母不得知中宫及二妃不得近早晚用藥或云四夷館譯字官或云街市老嫗萬一有不測之禍近幸邊將番僧義子四散逃逸府部科道交章問罪司禮監與我輩豈能辭責我輩猶有可諉每日辦事還在宫城之外司禮監日侍朝廷左右朝廷只合在乾清宫何故移至豹房又移至新寺又日往虎房遊戲皆我輩不得與聞者傳之天下宗室親

王忠臣義士皆將起而倡大義清君側之惡彼時尚可
諉之不知耶時風聞上病劇甚幾殆中人猶諱之予故
云然盧明聞予言色變蒼黄去以告蕭司禮等遂要谷
大用同往問安且云内閣諸臣欲同来上聞之不欲見
近侍奏云自家人見之不妨乃名蕭敬等跪于窻外語
之曰我已平復着他每安心辦事既退令盧明来回復
如上諭盧相見有喜色是時彼亦方知聖躬之安也
正徳九年二月寧府請復護衛屯田予與費鵞湖極力

諫止鶱湖言近日本府馱載金銀數騾以謀此事聞者變色予曰我輩但知護衛不可復無問銀之有無也鶱湖曰正是正是葢宸濠逆謀予料之久矣時權倖有納賂主其事者竟得請後謀為不軌予與敬所礪菴請遣官齎勅往諭獻還護衛亦無及矣時忌予者謂寧府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何耶

是年六月北寇侵宣府大同二鎮甚急内降命都督白玉佩平冦大將軍印充總兵官予輩不與知也明日予

謂兵部白玉非總制才盍疏止之兵部謂命既下恐難爭也又明日有旨命太監張永同白玉總制軍務張忠監督都督温恭充副總兵俱聽永玉節制忠奏已與温恭所領三千人俱邊兵遇賊隨便擊殺若受節制未免有所牽掣上已允之矣下閣中擬旨予謂散本官曰兵權貴專九節度之敗前事可鑒也且今諸將中有可與李光弼郭子儀比者乎散本官復奏下再傳諭上意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朝廷欲忠受節制則受節制欲忠

不受節制則不受節制如何可違也予曰今日有冠至朝廷命將出師便是征伐自天子出若副參聽受大將節制自是軍中紀律違之必敗我輩職在輔導今日不言是懷奸不忠縱一時取悅上意如國家大事何手可斷此旨決不可擬也忠亦私使人來言予亦以此意應之又數日温恭亦欲佩副將軍印復下閣中議反復數日予執不可散本官謂内府收貯見有副總兵官印將欲何為予謂我朝故事命將多佩副將軍印佩大將軍

印者不數人近時惟撫寧侯朱永成化十七年征威寧海子保國公朱暉弘治十三年征延綏十八年往宣府得佩之葢一時大臣失于檢詳耳如唐時李郭統兵權非不重止稱天下兵馬副元帥今白玉佩大將軍印已為不可温恭又可復佩副將軍印耶不知副總兵佩印即大將也如象戲然白玉與小王子對敵各一將也又益一將置之何地耶且寇在門庭禦之當如救焚拯溺温恭輩受命已久乃遷延如此意欲何為七月十九日

晚退朝後忽有宣名甚急予獨至閣中散本官傳諭曰
一二日且出師老先生不發勅書似有沮撓軍機之意
予笑應曰六月二十七日邊報至七月初二日已進勅
稿監督副總兵輩爭議未定當受節制者不欲受節制
不當佩印者欲佩印勅稿至今未下沮撓者自有所屬
不在我輩也且我輩寫勅只據兵部手本故無掛印及
不受節制字樣豈敢擅自增損況議論獻替我輩專職
可謂之沮撓乎手可斷前議決不可改也一二日間果

欲出師諸公今日便當亟奏散本官以此言復并持兵部手本去司禮諸貴近亟往奏勅稿乃下餘黄以進又明日遂出師

正德九年三月一日聞先君訃即移文吏部告奔喪上遣内臣慰問且令吏部查先朝留用輔臣故事予聞命即疏云奪情非令典該部必能據禮執奏朝廷必能以禮處臣疏三上乃得允遣行人送還勅令葬畢趣起復任先是命未下時私心皇皇遽奄獨過予曰上倚公甚

重有移孝為忠之諭且時事方殷決不可去諸公卿之
意皆然公獨不為朝廷留為天下留耶况本朝累有故
事吏部當援以覆奏公無尤也予曰此不可以故事言
往年欲起復尚書陳金掌都察院又欲奪情徐州兵備
毛科予皆不可語文正李公曰公與廷和皆有老親在
恐後日難處西涯即應曰正是正是念不及此其事遂
止正為今日地也公若必欲我留是我能見信于西涯
不見知于公將以王叔文待我也遂菴黙然李工部鶴

山亦以為言予曰三年之愛人子皆有之無是心是禽獸也朝廷之上藹藹吉人可容一禽獸玷班行乎諸公卿皆知予志不可奪此意亦寖聞于上十五日命下又明日領勅遂行

正德十二年上北狩將歸傳諭五府及團營三大營各為旗帳奉迎時王兵部提督團營因要六部偕行既又屬劉尚書愷要予輩錢寧亦復過予言曰此上意也厚齋已諾矣予曰贈送旗帳在官僚親舊則可恐非人臣

事上之禮當更議之寧不恱而去明日寧乃遣張龍達于敬所敬所亦不從又明日廖鵬入朝告予曰奉迎之舉諸老皆報可獨敬所不欲掌印甚銜之予曰不欲者非獨敬所我輩故未嘗欲也人君之尊如天然凡人家歲時祀天惟瓣香耳酒果皆無所用也天不可以酒果供人君可以旗帳賀耶必欲為旗帳當作何辭威武大將軍何等名號耶或云帳辭但如詩經中語亦可予曰我不能為也我太祖創業垂統以奉天承運皇帝六字

傳之聖子神孫未聞有此等號也今日誰其改之或又云聖駕還後此帳不知置之何處誰復問之予笑曰他日午門前置對此帳便出矣廷和今日不為此不過為民耳勿相累也至除夜張龍復使人脅予曰今日張司禮自北來說朝廷知楊閣老不肯為旗帳傳與掌印問他往年丁憂回朝廷遣行人遠送至家又遣内臣起取服滿後又遣行人往迎他父祭葬差兩部官管理今日我巡狩將歸如何執拗不肯為旗帳問他懼否有何話

訖予遜謝曰朝廷之威雷霆也雷霆擊物其何能避人臣生死皆在朝廷將何所逃何敢不懼何訖之辭但私竊自念廷和朝廷春宮舊臣蒙眷知最久開正七日駕回予輩及府部迎候至德勝門外竟不用旗帳上意亦無所忤云

予以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復任十二月二十八日同敬所至居庸關請駕閏月一日回京尋有旨戒飭京城九門守門内外官勿放京朝官出城至正月七日駕回

陪祀郊壇十三日慶成宴畢十四日即詿門籍將以說事後上疏乞休二十一日早忽報聖駕又出矣北望長號者久之二月十日孝貞皇后崩十三日駕回予朝臨畢即出候于朝房不至閣中夕臨亦如之題銘旌上謚議謚册俱不與有旨命題神主亦以疾辭示决欲休致之意六月山陵事畢上還自天壽山七月八日名文武百官集左順門校尉十數輩至予家宣喚甚急閉門不納去而復來且云果有疾將扶之徃驗亦不應不知何

事久之乃知諭百官以將復北巡之意命內閣即門上寫威武大將軍勑厚齋免冠辭礪菴助之言晚乃出敬所時已在告兩月明日礪菴痰疾作亦註門籍不出諸司禮及近幸三四人同至閣中趣寫勑厚齋獨爭之不得十三日駕出又明日厚齋過予具道所以予卧于床嘆曰廷和負國廷和負國蓋自恨久病不得出朝力爭也自正月至是乞休之疏凡八九上皆不允至十月二日不得已乃出供職然亦不能日在官也

正德十四年正月七日散本官送兵部侍郎馮清奏捷本至内閣欲擬旨奬勵威武大將軍予言皇上親統六師指授將士在于各邊斬獲賊級數多理宜稱賀隨征將士亦宜行賞但不可奏捷今馮清本内俱開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鎮國公朱字樣于事體有礙無以傳示天下垂法後世我輩豈肯輕易擬旨即以原本付還散本官予輩即時出德勝門外迎駕甫至門外張銳馳至行幕以前本授予予言此本適在閣中已見

之矣鈗言朝廷親征大功合當奬勵予曰功在朝廷則
臣下不敢奬勵若謂在馮清則今日之事是朝廷親征
其功非馮清所敢擅馮清亦不當奬勵況本内所稱威
武大將軍者何人當之何人敢下筆奬勵耶因以本還
鈗鈗轉授之厚齋且言朝廷待有旨方入城予復取自
厚齋以還鈗鈗言每日文書房散本官送尚收之我來
送本反不收耶予笑言公朝廷貴臣非散本之官此亦
非接本之處可以此言回奏請聖駕即入城免誤事也

銳忿然馳去已而復來申前説予言必欲擬旨則須馮清别具奏稱近日奉命整理兵馬糧草見得某鎮斬獲若干奬勵該鎮守臣乃可不然决不敢擬也銳徑去尋復偕錢寧乃泣而言曰朝廷疑銳説得不分明先生每不肯信所以又差掌印來務要即時擬票予言公是朝廷心腹我輩素知豈敢不信但事體未穩當恐傳笑天下將來未免為馮清之累須如前説易奏乃可寧言上駐蹕教場坐待此旨不煩多言也予曰此事關係重大

今日不言何時言耶二公可亘以廷和此言復奏不必回護決不敢他議也銑與寧乃去未幾有旨命予回內閣擬旨予乃偕敬所回具疏執奏如前止擬奬勵馮清竟不及威武大將軍一字卒從之上之明于聽內如此可見凡事多被權幸蒙蔽臣下開陳未明匡救未至耳嗚呼是非獨權幸之罪也

正德十四年三月予以乞休在告疏上不允再上又不允時上欲南巡杖言者于朝予乃亟出言于散本官曰

各衙門官諫止南巡皆一念忠愛之誠為宗社計為朝廷計非為身家計也朝廷杖之有至死者何以傳天下何以示後世皇上尊居九重上承九廟之祀奉兩宫之養國本未建人心危疑見今軍民困苦盗賊縱横聖駕必欲南去遠渉大江供應接遞都是腹裏人民面目衣服大段相似不比西北邊塞容易辨别一有奸人藏于其間或泅水鑿舟或因風縱火變起倉卒何以應之又有宗室窺伺于外或偽為奉迎誘至深宫子女玩好日

陳于前用其私人隨侍左右凡我扈從之人一切禁格使不得近進退不能内外不通異日之悔有不可言者望以我輩此言達之司禮諸公一一轉奏于上宗社有幸萬民有幸司禮監與文淵閣亦有幸也宗室窺伺之說葢意在宸濠云明日約同寅三公詭門留止如是者三日未得命至四日張銳來自文華殿出順門而西予懇之代奏且申說南去利害如告文書房者銳曰無與我事何不往豹房自奏予曰我輩止知聖駕在乾清宫

不知豹房何在聞公等朝夕奏事豹房不知所奏何事
我輩名為大臣凡事不得與知每日票本送上輒從中
改不知何人執筆看来我輩只當六部中一都吏謄稿
而已時各衙門題奏文書有留中十餘日或月餘不下
者外議謂錢寧令家僮送王兵部瓊處改擬一日兵部
參奏四川巡撫馬昊本中誤遺一竹紙小票簽改擬之
辭也散本者蒼黃取上卒如所改批出予故云然蹝門
五日後予謂既不見答姑已之敬所之意終未湔也其

忠懇如此

十四年五月初十日御史蕭淮奏宸濠聚集賊徒招納亡命謀為不軌十四日蕭司禮等同至閣中出示其奏無一言予閱畢問曰上意云何曰著先生每處置予曰寧府之謀天下皆知之不敢言御史獨肯言之難矣但要朝廷處置得宜葢事關宗室其逆謀雖成反形尚未露須善處予曰宣徳中有處趙府故事在宣廟征漢府回學士楊榮陳山等奏趙府嘗與漢府連謀請即移兵

討之一勞永逸也學士楊士奇楊溥等以為不可請命
皇親大臣往諭之趙府即遣人謝罪獻還護衛朝廷遂
不用兵趙府亦得保全今日宜如此處為善蕭等云我
輩以此言復奏先生更有何言予笑曰另有揭帖進其
意葢欲予輩任其責也予又云梁同僚今日偶來遲蔣
毛二同僚俱以病註門籍今亦將出矣至閣門梁公来
予恐其應之或參差亟語之曰蕭淮御史有本云云予
欲云云先生意如何可與諸公言之梁云先生之言是

也諸司禮别去乃使人要蔣毛二公入明日進勅稿諭宸濠獻還護衛屯田自今勿令諸賊徒與亡命者出入府中改護衛為南昌左衛并諭撫按三司等官知之遣者頼司禮義顔刑侍顧壽崔駙馬元以二十四日行時内外權幸多與宸濠交通口語籍籍盧文書明至閣中言將来恐有七國索晁錯之事予應曰晁錯為誰聖明在上國家有福必無此事也三使者遷延不進至浙江聞孫都堂許副使之變遂奔回至天津王兵部瓊使人

要于路曰復命時當云寧府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三使者亦不以其言為然噫王之為謀視袁盎益拙矣崔在途中作詩柬顏有吳王自反盎何辭劉氏雖安錯已危之句蓋有所屬也

宣府巡撫勅辭舊與大同稍異正德十四年都御史寗杲將徃宣府請易之鎮守太監劉祥時隨駕還京因請于上乞以巡撫責任備載内外鎮守官勅中予方在告厚齋遂各如所請給之既而薊州遼東陝西延寧甘肅

七鎮守臣皆以為請傳旨閣中速令進稿予偕敬所礪菴再四執奏不可且仍查宣府巡撫官舊勅重與寫呆進稿乞易之未得旨時各邊鎮守隨駕在京者俱繳還舊勅乞新勅上屢遣諸司禮至閣中言之予言朝廷設官各有職掌在内庭則司禮不得兼別監在外朝則吏部不得干別部在外藩則都司掌軍政布政典錢穀按察理刑獄亦不得相兼在邊鎮則太監專鎮守如古之監軍總兵領軍馬巡撫總理軍馬城池錢穀及一應民

事此成法也祖宗律令變亂成法者斬誰敢犯之諸司
禮言宣大二鎮業已給之矣予謂前日已誤豈容再誤
容檢舉可也予又言西北七鎮盡天下地方之半若創
改勅書變易職掌今後七鎮守臣有亂政害人者皆自
今日始是西北一半天下由我而壞也廷和么麽小子
能當此罪否况内閣憑勅止憑各部手本開具責任豈
敢擅增一字因具疏進呈明日得旨朕覽卿等奏詞具
已悉知但前次巡狩地方各官隨侍偶有事件往返者

數次今特通降便宜勑書易于行事永為定規兵部亟
送手本請勑散本官云手本已来更復何辭予復執奏
云在兵部則從命在内閣則從義决不敢阿徇以取身
家之禍廷和手可斷勑不可寫也廷和寧有二頭耶豈
肯以身家性命博官耶諸司禮氣阻數日後再至三至
言亦如之散本官日至閣中輒首言之予曰前言已盡
豈得復易同官中即有肯寫者當自書名進稿不敢連
署以取連坐之罪也既而山西鎮守吳經隨上南征至

臨清復遣人從閣中乞仍領舊勅曰近日在途止負空箭耳得此亦足壓人耳目益彼亦知無可奈何已愚戇之性違忤上意如此卒得保全者先帝之仁也至今言之泣下犬馬餘生何以為報哉

正德十四年七月上聞宸濠之變遂欲親征左右日從史之意益決予輩雖屢疏諫止終不納至七月十三日命司禮監集百官議于左順門予與同寅三公云𪧐朝臣子受國厚恩無所補報今日有事正當盡忠竭節為

朝廷出死力殺賊豈敢有所推避以遺君父之憂皇上不必親征但當命文武大臣督率官軍前去剿殺仍命各處鎮廵官調度所部互相應援或擣其巢穴或扼其奔突是乃萬全之計此賊大逆不道得罪天地祖宗江西軍民恨入骨髓若出黄榜數百張諭以順逆利害使之勤王報効誅斬首惡寛釋脅從不旬月間只江西城中人亦能擒之不煩天兵也京師根本重地聖駕未宜輕動永樂中北征有皇太子皇太孫居守宣德中親征

漢府有鄭王襄王居守今大駕欲出居守重任付之何人予因向諸司禮言曰公等敢任之乎又向許泰江彬神周輩言曰公等能任之乎科道中亦有助予輩言者毛禮書澄曰親征亦是好事先朝曾有之予曰朝廷連年北巡今年春又欲南巡豈皆為親征耶顧禮侍清私于人曰若不親征萬一失陷南京誰任其責予初不聞其言既退敬所乃為予言之二禮部皆儒臣亦為此言何耶又明日兵部本出得旨朕親統六師云云竟不能

止也

七月十一日逆濠變聞亟要王司馬德華及王兵侍惟綱至閣中議討賊方略予欲文臣提督軍務德華恐起楊應寧及彭濟物意不欲乃擬王伯安兼巡撫議定即出筆劄屬就東閣草奏上之予以德華心事不可知猝與之議葢欲出其不意耳

十五日得旨遂次第擬進各項勅稿至二十七日始發下每稿俱以硃書增入總督威武親征之詞趣令寫黄

王伯安勅中去兼巡撫字予與同官執不可一日上命諸司禮及三四近幸來閣中迫令即時寫進且以危言恐喝曰否者必有身家之禍予以死諍之温司禮亦遣人密諭上意曰楊廷和若不寫勅當云云云云予亦遜謝之竟不從至八月二十日批旨于吏部奏中命予回話予避出駕遂南矣此事已書于前偶閱之覺尚有遺缺輒復掇拾于此

兵部議上南征事宜欲内閣扈從欲載御寶行凡數事

本下內閣擬予與散本官言朝廷親征大臣扈從分也亦義也但連年巡遊于外皆不用文臣扈從今年自入春以來即欲南巡因言者諫止近以逆濠作亂遂有親征之說其實意在巡遊耳若必欲我輩去行營除軍機進止外凡事俱從我輩議處庶不徒行若御寶亦不可輕出此行以戰鬬為事蒼黃草野中萬一或有疎虞奸人將因而生事近年四川流賊藍五鄢老人掘得一廢印尚且藉以鼓惑愚民況御寶乎蔣毛二公皆主予說

厚齋謂朝廷既出我輩不可不出先生不去我亦當去御寳亦當載之以隨予言我輩不去彼用事者尚有所顧忌而不敢為若我輩同行凡事將分任其責彼更何所畏乎公在行遇事有不可者能一一匡救之乎厚齋云我如何不行匡救立在御舟前亦欲力爭也予笑曰在此尊嚴之地又當暇豫之時且不敢爭況行營乎此行賊平即回凡有除拜號令皆凱旋後行之御寳亦無所用也議論久之二事俱不果行議者謂兵部之奏厚

齋與知又數日文書房来取內閣職名旋有旨命厚齋
與敬所扈從久之聞上在臨清遣人取去象牙寶一卒
用前議敬所之行益司禮監籍以助厚齋云文書房傳
諭上意御寶既不可出須寫調土兵及與王府空勅載
之以行予與厚齋言近日兵部議上親征事宜無土兵
與王府事安用空勅且土兵恐其反覆不必調議者已
嘗及之若王府則無兵可調縱有之亦將留以衛其王
國必不可動也外此更有何事勅王府耶萬一有事相

于公在行營相機應之我輩不敢豫為此謀也蔣毛二
公皆以為然親征之議既决遂遣散本官来閣中命寫
威武大將軍勅兵部亦有手本来予笑曰朝廷親征逆
賊奉行天討誰敢以差遣為辭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
耶近聞逆濠偽檄以朝廷失政為名起兵若稱威武大
將軍名目是何等政令也此勅一傳將動天下之兵必
謂朝廷既云親征復有威武大將軍為誰誰降朝廷為
此名號誰寫此勅先斬寫勅之人然後興兵問罪吾恐

朝廷之憂不在宸濠而在此一舉也楊廷和只有一頭不能當此大罪同僚即有欲寫者請自僉名進稿異日勿相累也廷和不能以宗族性命換官做今日不寫此勅不過為民充軍重則賜死耳一死後便有人奏表贈謚不至上玷祖宗下累子孫也散本者每來催趣輒至泣下皆以此言應之敬所礪菴皆如予言一日命諸司禮及近幸谷大用錢寧等同至閣中云朝廷啓行在邇勅書尚未有恐悞大事今日必欲進稿令我輩坐待于

此予曰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勅書今日朝廷自行何以勅為蕭司禮曰言之將一月如何尚為此言予曰廷和一向為此言文書房豈不以上達耶蕭曰先生之言已達不必再說今日必欲得勅去我輩親奉聖旨今日無勅蕭敬等不必來見可投金水河死也予笑曰公等不必死若果欲加罪止罪廷和耳公等可以此言復命再遲一年亦是如此說廷和決不敢奉命也蕭云我輩且回左順門待寫稿予云不必待因送至花臺前諸公

爭言之厚齋云只寫勅與鎮巡也罷予云如此公可自進稿張鋭錢寧怒形于色曰上意決欲如此予曰天子有爭臣我輩之意亦決欲如此諸公遂去至午復来蕭率諸公羅拜于花臺前呼予以尊稱聲不絶口予曰諸公皆朝廷貴人以此相待將置我于何地也我所知者太祖太宗之法太祖太宗以奉天承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聖子神孫廷和何人敢稱朝廷為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耶他日磔屍萬段覆宗滅族不足以贖此罪也廷

和有死而已諸公去至晚復来酷暑如蒸坐于左順門者盡日時送瓜云觧渴予語使者曰若不寫勑予輩亦心凉也制誥兩房官及隨從官吏人等見之皆驚紙匠有給事閣中三四十年者相與語曰自有内閣以来未見有此等事也繼此散本官曰以為言予曰前言已盡更有何辭至八月十九日上将出㑹吏部具奏請詹事府掌印官得旨以前年推舉劉尚書春管誥勑事命廷和回話命下之明日予至閣中始知之亟趨出遂有勑

進明日夜半回話本出得旨既回話認罪罷不必在懷便急出辦事復傳旨趣予入朝天明則乘輿已駕矣五鼓時錢寧張銳使人来傳諭上意予入長安右門則校尉自東而西者十數輩讙傳来了来了心知為予頗以為疑至承天門橋南乃問曰汝曹急走有何事誰所差遣曰為公也厰衛遣来看公来未時礪菴已出予遂同行出正陽門至暮上乃出坐正陽橋南百官皆跪䰟司禮傳令進酒官前廷和當進酒趍而前六部隨䰟若將

止之者酒三進上持盃躊躇若有所言魏遽取以授廷和駕遂行諸司禮以江西奏捷本至日遣制敕房官速予出擬旨二十八日予謝恩出至閣中散本官問曰老先生前日進酒上有何言曰無又曰上准備許多說話要與老先生說因醉都忘之矣予因言區區賦性愚直才識短淺時有違忤聖意處得早早放歸庶免罪戾也散本云皇上天資明睿最知重老先生且如二十一日夜票回話本語魏司禮及張鋭錢寧云我與楊廷和陪

話他想不記懷魏等對云朝廷厚恩楊廷和感激不勝
有何記懷又云明日務要他出来送我有說話爾銳爾
寧便傳諭他知道若不来爾二人有罪也銳等云豈敢
不来予聞是言乃知上持盃躊躇若欲有言及寧等傳
諭之意本末如此又明日散本官復言及前事因以告
之鄉里白刑部轍楊兵部儀儀云先帝啓行時老先生
進酒畢先帝云好生看家衆皆聞之老先生獨不聞乎
蓋與散本之言合廷和以衰病重聽又蒼黃之際實未

之聞也追念聖恩感泣嗚咽者久之上既南巡東廠捕
一盜奏下閣中傳諭欲陞有功旗校予謂舊例未有捕
一盜輒陞賞者既而鎮撫司獄上徑擬移文兵部陞賞
予復言鎮撫司所理者刑名陞賞自有司存舊例亦未
有因具獄擬陞者豈可為一人而變一代之法因一事
而變累朝之制我輩決不敢擬旨封還原奏又數日鎮
撫司乃易奏止送法司擬罪不然將遂為故事矣此雖
一事救正亦多

十四年冬上在揚州有旨禁民間養猪云食猪肉病瘡又云音同國姓蓋為回夷于永寫亦虎仙輩所惑也軍門遂移文兩直隸及山東河南等處廵撫官榜諭禁約且云違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遠近驚疑旬日間殺之殆盡甚至將小者掘地瘞之予與礪菴具疏言民間養猪上而郊廟朝廷宴享膳羞之供應下而百官萬民日用飲食之資給皆在于此孟子以雞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時為先王之政且人年七十非肉不飽是乃養生

之具非生疾之物人之病瘡或氣血內傷或風濕外感所致非因食猪肉也若曰國姓字音相同則古者文字之間不諱嫌名豈可因其字之音而并諱其物之同者乎乞勅下所司追寢前命以安人心又亟言于司禮監東廠及都察院令京城內外不必禁榜亦不必張人家凡有入肆買猪肉者一切勿問以示意向則屠人生理如故四遠聞之自定矣一日太常寺奏時享缺猪欲以羊代之予謂宗廟牲品皆太祖親自裁定載在諸司職

掌此成法也誰敢變亂之必不得已雖小者亦可遂不敢易久之乃定

正德十五年二月會試放榜後禮部循故事印廷試卷諸生私喜以為且廷試矣先帝在南京未有迴鑾之期諸生乃相率言于禮部毛禮書憲清語之曰此事主張在内閣内閣欲行即行我部中豈無供給耶諸生遂拉予鄉人詣予私第言之予曰廷試與會試不同昔在先朝亦有故事永樂中太宗北征已丑罷試至辛卯年方

舉行諸賢豈未之考耶諸生又曰願老先生具策問進呈行在請而行之可也予笑而不應久之諸生日至禮部懇請憲清因以告予予亦微聞前日供給之說乃應之曰諸生之瀆告情也先生宜以正法諭之曰廷試求賢朝廷第一重事臨軒發策讀卷題名放榜傳制皆天子親行之非若會試禮部可以檢舊比題奏舉行也如此告之譁然者當自定若謂部中不是無供給然則我内閣無策問耶于是一時讙傳謂禮部欲廷試内閣不

欲諸生皆歸怨于予至十二月十一日先帝在郊壇九卿諸公偕過予齋幕憲清復言曰諸生廷試願在年終舉行不願為辛巳進士也予愕然曰誰欲彼為辛巳進士耶禮部近日題本郊祀後免朝數日以某日賜燕某日獻俘某日賞功至二十四日事方畢去歲暮纔五六日且廷試一事自發策至賜冠服釋菜須七八日亦不足先生為此言姑欲以慰諸生則可不知果可行否九卿諸公一笑而别時聖體違和至十六年春二月初偶

幸御用監憲清復告厚齋敬所礪菴三公及予曰聖駕已出遊若諸生廷試後或就豹房或御用御馬諸監局隨便讀卷我輩願從諸老先生後予曰若如此處禮部須題奏可也憲清曰我有司但知守成法耳予曰我輩獨敢變成法耶憲清語塞今上龍飛乃以五月十五日廷試予弟正夫以兵侍與讀卷之例十七日文華殿讀卷退至東閣前語同事諸公曰今日乃知廷試儀節如此予以庸劣繆當事任只此一事明白易見亦受許多

怨謗至今言之真談虎也

正德十年兵部缺尚書戶部王德華欲補其處僉議多屬都御史彭濟物德華忌濟物欲害之未有間一日濟物于燕會間語及錢寧罵曰此賊行當顯戮市曹蒲包裹骨寧聞之大怒會土魯番寇甘肅德華欲借是嫁禍濟物濟物總制陝西時嘗遣回夷舍音和珊齎勅往諭土魯番和珊私許土魯番厚賞濟物欲罪之和珊懼賂德華塊玉重百三十斤祈免罪德華因誣奏濟物失信

致冠朝命給事中黄臣會巡按御史趙春及鎮巡官體勘多虛德華怒覆奏勘官皆奪俸濟物時已致仕落其職逮鎮守巡撫及兵備官至京與舍音和珊 廷鞫之德華主其事鞫者皆莫敢異同毛禮書憲清纔有言輒斥之曰爾安知邊事必陸水村教爾也都給事中王爌石天柱有言未幾皆調遠方外任巡撫兵備官降黜有差舍音和珊 在刑部獄中錢寧假傳上意差校尉數輩往視之近幸饋燒羊酒肉者無虛日既脫罪遂留豹房朝

夕近侍冒國姓父子俱授錦衣衛指揮使隨狩南京皆德華致之也時議者籍籍謂舍音和珊自成化以來交搆土魯番據哈密城池奪金印前後虜忠順王善巴哈尚及蘇爾坦巴雅濟三人阿穆爾温都爾實哩亦為所害其意直欲王哈密也每年進貢所得厚賞皆歸和珊自甘肅至京師沿途皆有店舍擾害西域者數十年近又蒙恩寵久在禁中内知朝廷事情外知邊方虛實一得脫罪而歸必將據哈密自立大為邊患不止如宋元昊時

事因與同官諸公謀就詔書中擒之不費兵力潛消禍
變亦庶幾謀國之遠慮也
土魯番之入寇也勢甚猖獗回夷寄居甘肅者數百人
為之內應兵備陳九疇知之斬其酋長馮哈穆特于南門
其衆遂散去甘肅之亂始定德華初上疏亟稱其功後
因彭濟物之怨乃并及于禍

楊文忠三錄卷三